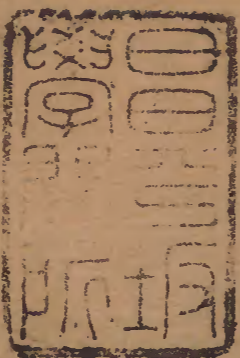


小窓別紀

二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四	四	四	四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四	四	四	四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9
冊數	20 (18)
函號	309 17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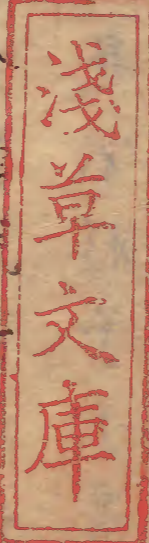




小窓別紀卷之二

延陵吳從先評選

武林金維城訂



畏人 陳仲子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
可與同群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
於陵子永息撫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螯蟻
于賓俎血肉胎于晏笑凌秩而吳越趾趾者曉
且夜也彼沈世者昧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

別紀

二

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
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
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鷂乎。不知其欲也。
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
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
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
子矣。於陵子曰。與我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
形以形而形我。畏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予景

光。不貌予。子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思
混樸而辱子智。謂自然靡飭而放子禮。謂情素
澄塞亡。使美利刺吾目。毀譽刃吾舌。由今且弗
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
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為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
艸之昌羊乎。夫昌羊麗神。確礫沐生水泉。翩翩

自適于幽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
清，晡之以日光，則旦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
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弊帑，不壯大夫冕也。臣之
足辟跳，而宜臣蘇僑，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得
隅，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
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為大夫者，皆非臣之所
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知臣之知識，不出
于一室之內，猷為不越于一身之外，上弦國為

之有不負天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羊豕也。臣
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羊豕而梁肉矣。遂去齊之
楚，居于於陵。

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
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
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臯而
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

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干而靡悔，馬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下。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

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為螻蟻所笑也。

辨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芒亡任，雨雪壅堵，莫禦。暴信宿兼飧，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接予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轅而晉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馬乃勞之，曰：

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咲曰：子窮矣。接予曰：
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為公卿，與君王襄
理千乘，舌為政令，指為石畫，小大凜畏，繡衣肉
食，美妻妾，盛輿馬，親戚飽其餘，糈里閑灼，其果
燼，勲名德譽，斑於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
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
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微于四體，委命溝壑，展
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

自窮而窮我，亡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煉，
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濯，而不渝其潔者，此故不
能以窮也。曩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末流相
與，窒其耳目，忘其口体，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
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真，失而窮，驅
之勢利之壘，聲貌衣食之圖矣。既鬼乃真，徒尸
乃躬，赤子外歎，子中是亡，能乎窮而受窮，
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為逐臆直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辨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為吾休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淅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為世撼也今亡行亡較謂知先生而庶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放戚偏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感然曰夫木不中乎斧斤而我乎拊械者為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耶蓋沒齒易盡百世已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治民心自私自於是盜德行於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撲未開公輸

巧而衆人愚。雖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穀盜之雷霆。穀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衰微有矣。須更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葵

於陵子過向氏之圃。而美其蔬。則夜夢拔葵。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向氏屢。向氏曰。小人貨用者。不敢先儕。偶淫子。淫子由今度來之。不亡往也。於陵子螫之。故向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善敗顛焉。今予樊亡。臯乎防。寧忍以屨毒我取也。子指亡。臯乎攘。獨奈以屨毒而予也。於陵子曰。俾神而駁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爾。不者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臾。

蹠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為蹠。欲我昭昭為蹠邪？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而姜焉。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為人灌園。有楚大夫者過問於陵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為千乘僕，心乃為十畝陳力。母亦辭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為信，而不知信天之為信也。夫伊尹之

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修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而晦寧不章也。明不獨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其焚焚，而信于寂莫。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亡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

策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微吾天。息息然為伊。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碩屈我。不亦怪乎。

陳仲子

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孰子就名者。必先冷。羶於附利者。必先澹。山鷄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蹈矣。吾與子。今且蒞園於齊之野乎。身緝糶。仲子織屨。其苦順逆。十所取予於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

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對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眈眈然井上有李。墮食實者過半矣。往取

而食之。其兄自外至。曰。仲子。鸞鳳也。奚至與。而爭食也。仲子故映其目而對曰。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其兄曰。仲子如目無見。何以即知井上之李也。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故人十月而生。八

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老也名不...
 使使問趙威后后對使者曰於陵仲子
 少仲子也此新貴猶也於齊王下不...
 乎其父曰仲子也自無良而所以明...
 會耳無聞自無良而不新一...
 是年會少仲子知其目而...
 而會之其目自長至曰仲子...

執轡

子夏問于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
 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
 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
 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
 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
 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
 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

別紀

二

十一

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
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
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
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鷺雀入海。
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
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

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
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
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
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
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
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
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
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

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

此乾以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夫越王... 其... 王... 曰... 然... 夫... 寶劍... 吾... 請... 以... 示... 之... 使... 取... 毫... 曹... 薛... 燭... 對... 曰... 毫... 曹... 非... 寶... 劍... 也... 夫... 寶... 劍... 五... 色... 並... 見... 莫... 能... 相... 勝... 豪... 曹... 已... 擅... 名... 矣... 非... 寶... 劍... 也... 王... 曰... 然... 巨... 關... 初... 成... 之... 時... 吾... 坐... 于... 露... 壇... 之... 上... 宮... 人... 有... 四... 駕... 別... 紀... 二... 十四

寶劍 越絕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
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吾請以
示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
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
也王曰取巨關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
和銅而不離今巨關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
巨關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
別紀 二 十四

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且
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鏹。胥中決如棗
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
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
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
其光輝。渾渾如水之溢于澹。觀其斷岩。岩如瑣
石。觀其才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
也。燭曰。造此劍之時。赤堊之山破。而出錫。若耶

之溪。涸而出洞。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鑊。
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
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
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
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
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
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
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
別紀

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見其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董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也。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

寡人願齊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楚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

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王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一軍。此亦鐵兵之神。

劍鈎

越絕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一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于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劍聞于王。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夫神物之化。須人而

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夫妻俱入冶爐中，後世麻經、葛服，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于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于吳，闔

閭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鏹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于國中作金鈎。今日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金，遂成二鈎，獻于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于衆？夫子之鈎乎？王乃舉

衆鈎以示之。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于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于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于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王鈎 鷓冠子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

爭先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扎，百父母子，且未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立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境。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鵠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蟪蛄從下，聚之陸者異類，然同時俱至，何也？所

歆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行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地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跼跼，奚足以疑？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

天地相殺。至今尚在。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自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越女陳音

范蠡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今聞越有處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越王使使聘之。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于處女。吾聞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袁公即杖篠箬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如何。

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哀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三。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于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琴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于是

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矢。所射無脫。以其道
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為
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
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麋侯
翼。侯魏。侯也。楚三侯傳之靈王。蓋以桃弓棘矢
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臣前人受
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烏陳

者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
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
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
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
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余為實敵。往不止也。
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下也。縹為
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
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

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

習無有不神。于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二月軍士皆縮用子楚之說
無所不軒于吳公軒軒音婦士皆博于世

范伯 越絕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
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
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
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
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
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于吳王于是
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

別紀

二

廿五

自與不能閔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
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
夫石買居國，有權辭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
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于是
范蠡退而不言，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
者市偷自銜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
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
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

之。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衆。唯大王察之于
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于外，遂為軍士所殺。
是時句踐失衆，棲于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
得以存。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
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賢得及
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
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

行。故寃子胥膠死。由重譖子胥于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極仙

巴邛人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盞。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髮眉皓然。肌體紅潤。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度。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

別紀

二

廿七

子躋虛龍縞襪八緬。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
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摘
中之樂，不減高山，但不能深根固蒂為摘下耳。
又一叟曰：僕飢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
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固不
周悉，因剖食之，隨劑隨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為
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
冥，不知所在。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
王叔卿家隔一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展
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飛，其聲甚哀恻。忽有青
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若歌
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
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

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
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
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瑩篔。為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
彈。冷冷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
繫。瑩篔。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
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
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

西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
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歌
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
在焉。瑩篔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
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

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顥推破
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歲之秘
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
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大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來止張氏祝
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
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
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日富蜀賈至長安聞

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既失鈎漸漸
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
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賈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
故閩西稱張氏傳鈎云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
金殿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
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
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况於人乎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為碧。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歸，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釀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劉君章、殷子微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

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微曰。吾與君章。盡心於
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
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
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
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
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

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
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
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
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
然後乃去。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
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

時復為兩師遊人間。今之兩師本是焉。赤將子輦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國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羿請無死之藥於西土。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母恐母驚後且大昌婦娥遂託
身於月是為蟾蜍。
舌墜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
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恒媚人。
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
為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歌辭有

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作
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
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崔文子者秦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為
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
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
覆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鄴令喬有神術

每日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安期生見神女、設厨膳、安期曰、昔與女、即遊息於西海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不及之、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

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長安巧工丁媛、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王朗秦故事曰、百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于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寸、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漢武然芳苾燈於閣。

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來戲於閣。又
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
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
張良從老人於圯上。老人曰。孺子來。為長者內
履。良曰。諾。如是者再。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
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
為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其指。貢其
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處

怨。其以指乎。良曰。敬受教。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
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
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
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
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
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為客設生
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

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為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頃更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食之。諸僧盡皆愧服。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為膾。放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頃吏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為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

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
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勅增市二端後經歲
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
於肆下以公勅勅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
數放乃賣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
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
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
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

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
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
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
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赴之
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
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
風伯兩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

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玄冥。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

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召太公為大司馬。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此其象也。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有石人，靈期竭誠懺悔，乃為真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鉢，直入雲，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千年矣。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於

四海之外

揚子雲曰：長卿賦本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也。耶子雲學相如之賦，而弗追也。故雅服焉，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將荊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必苞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博。覽乃作
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李子牟。唐蔡王第七子也。善吹笛。江陵舊俗。孟
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輒闐縱觀。子
牟客適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
衆寂爾無譁。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
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
忽有白叟。日樓下。小舟行吟。而至。子牟泊坐。叟

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
者。樂氣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
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為至寶。
叟以為常常。豈有說乎。叟曰。當為一試。子牟以
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
測其人。子牟因叩額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
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齋至。子牟就
視。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織

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授之微
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試為一奏。
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
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
所在矣。
煬帝至東都。以蠻夷朝貢者多。令都下大戲。徵
四方奇異。陳於端門街。衣錦珥金翠。店肆悉設
帷帳。盛酒食。遣蠻夷見者。歎其中國以為神仙。

沙門成謳曰。釋迦牟尼佛。化胡消冰經。與文始
傳略同。而謂尹喜推老子為師。玄妙篇又云。老
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
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
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然則為釋迦佛者。
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
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於西。為金
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佛會大坐。

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子王侯
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
拜者。為臣寮干政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僧會
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
生。須食也。僧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女人當
節食也。僧獨臥。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
故無制也。又化胡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
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

婆塞。女子以男為加夷所掠。又憂其夫為夷
困。因號女為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世薄。天
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
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
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
罽賓。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
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
阿難。造十二經。更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

喜欲從聃聃曰若至心從我者當斬汝父母妻
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自斬七頭將
至聃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故在噫其乖
舛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惟不足辯併亦不足
笑也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
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去數
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
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
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崔問之寧王進曰此
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
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
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
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徵形於音聲播之於詠

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亂之禍。悖逼之
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
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為三山。以象蓬萊。方丈。
瀛洲。削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
堂。皆陛下用玉壁。又為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
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
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武帝好神仙。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緝髮童顏。氣
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總高三尺。不啗芻粟。但
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清羶藉其背。常遊歷青
宮。間與人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
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葢之席。飲龍
膏之酒。此烏弋山離國所獻。上親自訪問。曰。先
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
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年

藥實為上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
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
麟六合葵色紅而葉類如莢葵始生六莖其上
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莢
花花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或實如相思子萬根
藤一子而生萬根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
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莖色殷紅細如絲
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中不啻千莖玄解請上

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
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
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
一虎玉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
水必有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
寶若以虎毛拂之則紫光逆逸而百獸懾伏上
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玄解將還東海上
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嚴間

以珠玉上與玄解視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咲曰：三鳥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遊，即踴體于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上追思嘆恨，因號為歲真鳥。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過海矣。唐紫紹之弟某有材力，輕捷，踊身而上，擬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

飛入宅內，割雙鞍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鑲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膏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竒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入號為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

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挂地。踊身椽孔間出。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秦青弗正。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

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我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張志和號玄真子。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雲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

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鰕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
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舟青剪素
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
踪跡、今古無倫、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
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歌咏、其席來
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於水上
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

人間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
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
斫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尋求、
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引
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有人自簾
中出語之、曰、欲寄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
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逆至舟所、因

問贊者曰、此為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
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
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
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
順却還舟、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
所行幾千萬里也、詣衙投書、韓公發函視之、古
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
李順為妖、篆籀之文、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

服、自請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以書示客曰、此
孔宣文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滂、謹
臣節、勿妄動、遂出門、不知所止、韓自憶廣桑之
事、以為非遠、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象、問東方朔是何人、
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
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
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

鳧。與。彼。徂。遊。天。子。穀。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
陽。上。喟。然。而。歎。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
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名。與。前。不。
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鳳。小。為。雛。
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
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
大。笑。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接
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篴唱來雲依日
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
九色鳳雛涿源丹瀨之水赤色所過洞壑得滄
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
祚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
以沙裳為柁楫或以木蘭文拓為櫓棹又起五
層臺於月下

雜舞曲有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若語在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內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置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人因避席隈暎，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

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
親友如相問、一片水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
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
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
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
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
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
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

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
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
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
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
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
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渙之即柳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
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

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為甕。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

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公。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不嗜名宦。遨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憇。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峭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

山高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彬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彬。十餘里。居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麟得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

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慶。餘令人訪尋。無復蹤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盧品道、范陽人也、聰慧敏悟、冠於今古、年十二、造高士廡、廡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在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為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嘆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

周烈子六年、林碧陽君之御八產二龍

楊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

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
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彦曰
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廁
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於
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
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
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
女子其自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

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
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
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
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
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
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
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
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節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

漢成帝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王之磬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嶂嶮細棗出碧海上萬年一實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苾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黃誦欲

之。明日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釵。因名玉燕釵。

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病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拍插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雉飛南集。今南陽雒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

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雒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武帝愛悅，一有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乃日之巨靈，化成青雀。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不見巨靈。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歲，玉膚柔軟，少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帳，恐塵垢污其體，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始皇幽太后於離宮，諫者念七人，茅焦繼之，大言於廷曰：「皇帝何入太后之輕也？」秦國之法，以

別紀
雜

淫坐者死。皇帝胡不車裂太后，以徇於國中。曰：所不輯，淫歸正者有如此。始皇嘿然久之，曰：朕不忍也。茅焦樞衣向鼎，大呼於廷，曰：皇帝不忍於太后，而胡以幽之離宮也。臣不如趣就烹，始皇顧陛楯者，曰：止之。徐謂茅焦曰：朕誠不忍於太后也。雖然，秦之令無反朕，不欲以身敗之。茅焦曰：無傷也。皇帝胡不令於國中，曰：朕不忍於太后，今復出之離宮，朕身自易，令無可奈何。有

能爭朕之非者，予以百金。國人必無有爭皇帝之非者矣。始皇曰：善。母子遂如初。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手，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柈下蹠。魯之名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挾人肝而舖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之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

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方夫誰非先王所遺子
孫世守之謂何今貸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
不得問也子大夫三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
實魯君焉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財藐焉魯君
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
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
君覲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利魯何以有
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

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
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唐
子曰辨我盜也去之繫于獄中
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
齊曰胤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爽
煽亡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
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

別紀

雜

世四

臣也。曰。然。今。則。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採。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伯。夷。叔。齊。遂。餓。而。死。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後。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階。椽亦以金。刻玳瑁為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竹。以赤白石脂為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以象牙為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

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有聲。薨標作鳳皇。軒翥若飛狀。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神仙傳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

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所之乃青龍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焉。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燕照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

名旋娟。一名提嫵。竝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瓠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散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

風木。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女舞其上。彌川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

形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
伊洛之濱。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
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
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
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璣。爨以蘭
蕙。華清夏潔。灑以織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饗人
視時而叩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

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衣
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參
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
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
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
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
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
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師洵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
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
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
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奏
於靈公。靈公情。涵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
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涵。淫。漫。之。音。
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
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洵悔其華於

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
器。於。九。達。之。衢。

周靈王時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
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
此。一。樹。而。臺。用。豆。馬。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栴。楠。
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
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
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

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于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

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致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王時見其尸。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步景之馬。其馬食吉雲之草。則不饑。帝問吉雲何地乎。朔曰。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

于草樹。火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不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帝受以賜五官。嘗者皆少。五官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李克。憑。羽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帝號負圖先生。孟岐。河清之逸人也。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曾事成王。乃周公負宸之時。周公以玉笏與之。屠

恒切桂葉食。披草蓋而來謁帝焉。郭瓊。東郡人。意度過人。嘗宿人家。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異之。徵焉。黃安。代郡人。形如童子。服硃砂。體火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云此龜自伏羲造網罟。獲得此龜。以授吾。然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始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藥之瓜。瓜上如霜。

雪。刮。嘗。如。蜜。澤。瑕。丘。仲。食。之。千。歲。不。渴。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云。黃。帝。採
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
刀。刀。從。手。中。化。為。赤。鵲。飛。雲。中。
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
被。于。殊。方。堯。時。甘。露。盈。而。不。竭。舜。時。露。漸。減。隨
世。汗。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舜。遷。于。衡。山
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壇。下。起。月。館。以。夕。月。南

巡。又。遷。于。零。陵。舜。崩。甕。淪。于。地。下。始。皇。通。汨。羅
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窟。得。赤。玉。甕。可
容。八。斗。在。舜。廟。之。前。不。知。年。月。罕。有。識。者。東。方
朔。識。之。作。寶。甕。之。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
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海
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即。方。丈。也。一。曰。蓬。壺。即。蓬
萊。也。一。曰。瀛。壺。即。瀛。洲。也。其。形。如。壺。上。廣。中。狹。
下。方。皆。如。工。製。從。華。山。之。削。成。也。八。鴻。八。方。之

名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縈帶馬。宣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磬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飭之。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櫝，水曹，金鐺，盆甕之屬。仍鏤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圖案。又賜金變銀米共數斛。此皆太祖朝條枝國所獻。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

犀簾牙席。龍蜀鳳褥。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觸念犀。如意玉。類寶桃。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玉兒即潘妃小字。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荔枝榘。

實金屑龍腦之類。衣斬羅之服。帶輕金之冠。仍
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無二。
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一聲
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于庭
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
藏之金屋寶帳。恐為風日所侵。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

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于數百步。雖
鎖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揜。或以衣裾誤拂。則
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國常置於座
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咲。一悲號。而涕
泗交下。輔國惡其恠。碎之。初辟邪。輔國嬖奴
幕客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以錢
三千萬買之。及朝恩伏誅。其香化為白蝶。中天
而去。

明皇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
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保中異國所獻光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上
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蠶絲東海彌
羅國所貢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
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
其色金其絲碧為琴瑟弦則鬼神悲愁背舞為
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弦則箭出五百步

程林韓生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
人與俱止僧寺而韓生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
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衆曰子何為
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倘夜
黑留此待緩急耳衆笑焉及舟行至邵平共坐
江亭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
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一客忽戲勦
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

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藍
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
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色。灑灑秋毫
皆睹。衆乃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收之。籃
夜乃黑如故。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
絃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

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鷹鷂逐雉
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鰲睫。白望。青曹之
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真。金距之屬。鷂則有從
風。鷂。孤飛。鷂。楊。萬年。有犬名青駿。買之百金。
漢武帝鑿池。翫月。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
池。又名蟾蜍臺。

明皇秋夜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

十餘素娥。皓衣乘白鸞。舞桂樹下。奏樂清麗。明
皇歸。因製霓裳羽衣曲焉。
崔元微。日夜見青衣女伴。曰石碓報封家十八
姨。來言詞泠泠。有林下風。碓曰女伴在苑中。每
被惡風相撓。常求于八姨相庇。封家姨乃風神
也。
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
能作二里霧。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製七寶避風臺於宮後。恐
其飛去。

近神女臺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
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
樓。以望四極。奏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
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於埒傍聚金玉錢
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廟置錦幔。屋柱皆隱

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
往有光明。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
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
使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
又為四時浴室。用鑰石。砮為堤岸。或以琥珀
為餅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縠為
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
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

恒溫。名曰燠龍溫池。引鳳文錦步帳。紫葢浴
共宮人寵嬖者。解婢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
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
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
怡悅。至石氏破滅。燠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吳主趙夫人。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蛇之
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
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

地勢軍陣之像。趙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
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
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
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
絕。錐棘刺木。猴雲梯飛鴻。無過此麗也。權居昭
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
權使夫人指其意思。馬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
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飄然自

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拈髮以神。縷
續之。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
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
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縑一丈。卷
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
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靈芸年至十
五。容貌絕世。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時文帝
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

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
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
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
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
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
之牛日行三百里道側燒石築之香靈芸未至
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
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高三

十丈列燭於上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
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
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
嵬清風細雨雜香來王上出金火照臺帝乘雕
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嘆曰昔者言朝為行雲
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
曰夜來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
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夜來妙於鍼工

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
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
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絲
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
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櫂。搖漾於
渠中。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
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
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渝。

道經言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靈
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為發生之首。上
有碧霞之關。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
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
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
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一氣
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
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關。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

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内矣。四曰
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
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星辰之精。五氣玄天之
内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
上官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
積石。北曰閼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
翠水。金井玉影。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
中焉。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
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
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
闔誦於口。常指搗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
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
曰。兒系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
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兒澣衣竟。暫息都崇堂。王
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

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于。路。
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噬。兒。脚。傷。母。悲。嗟。乃。
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
挂。于。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
封。中。遊。濠。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
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
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
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

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
三。洗。髓。五。代。毛。矣。

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祇。輕。
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
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
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
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
氣。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

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漢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肉。亦曰兩舌重脊以瓜徐刮之。則嘯聲逾遠。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灑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漂嶽龍松。寒河星柘。岢雲之梓。

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壑。滌嶂霞桑。沉塘月。北得冥阜。乾流陰坂。文梓寒流。黑魄閭海。香瑤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越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殺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

別紀

雜

五

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開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鉄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竒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武帝時。西王母乘翠鳳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麈。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蓆。黃棠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藹嶸州甜雪。岷流素蓮。陰岐黑棗。

萬歲水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拂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馬子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

別紀

雜

五五

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姤○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張○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

松○操○挺○志○慳○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謚○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

列紀

雜

五六

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
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韋貫夢至宮中。有婦人授以箴。曰。此衍波箴。煩
賦宮中曉寒。

陶穀使江南。下視江左。韓熙載命妓秦弱蘭為
驛卒女。每日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與一詞名風
光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想思調。知音少。那得鸞膠續斷弦。是

何年李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
歸。
魏相魏齊。聽須賈譖。答擊范雎。佯死。卷以簣
置廁中。得出。遂相秦。易姓名張祿。須賈使至秦。
雎微行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又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
人翁。為賈御車入秦相府。賈立門下良久。曰。范
叔不出何也。門下曰。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肉袒

謝罪。睢曰：汝得不死者，以縹袍戀，有故人之意。睢大供具，請諸侯坐堂上，置賈堂下，以筮豆馬食之。

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中，李守中過海，至瓊州，略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見。其父曰：叔連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梁上雞窠中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唐劉震女，名無雙，許昏王仙客。朱泚亂，沒掖庭。仙客後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采蘋，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園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柙衙世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尋古柙衙，得茅山道士藥，令采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日後親屬贖尸，與仙客得愈。

押衙自盡。仙客無雙。偕老襄鄧間。
賈充會諸吏。聞韓壽有異香氣。本外國所貢。一
着人。歷月不歇。賈計武帝所賜。惟已及陳騫家。一
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
以女妻壽。
家廣平。剛慤毅狀。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梅花。賦。
清新富麗。
同未殺長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

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
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
玉京。後過瓊漿。遇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
雲英以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
杵臼當與。後航得玉杵臼。遂娶而仙去。
孫壽美而善為疾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
步。齟齬笑。

別紀

雜

五九

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為半面粧。帝見。則大怒而出。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大進。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趣。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遮剪髮以相仿。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為及

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陰長生裂黃表。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荀綏山。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力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劉琰為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諸葛亮。諷諫而已。車服飲食。踴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賦。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雀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雀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遂高上冲天。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爰絕其冠纓。而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卞和獻玉於楚文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削其左足。又獻之於楚武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削其右足。卞和泣於荆山之陽。三日夜。樂正子春問之。

曰。何泣也。曰。吾泣。夫吾所持者。天下之寶。而人
題之。以石也。樂正子春曰。不泣則乎。曰。次之。樂
正子春謂其徒曰。有是哉。人至不泣。已之足而
泣。玉也。夫其已之足。不知而鳥能知。玉也。又况
欲責人。知已。所不必知之。玉也。悲夫。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
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
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

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
見拜者。令人神智。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
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曰飲天酒。五斗不食。五
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千萬
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
名神。
葛仙翁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良
別紀
襟
三

久乃張只。蜂悉飛還入口中。成飯。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
丘謀論。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箒。飯落
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餹。二子跪曰。大人與客語。
乃俱竊聽。炊忘著箒。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
所諳。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
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太祖啗了。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對曰。以易餅。

耳。太祖大笑。

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
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元帝時有老母。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
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
貧。人或異之。執而繫之于獄。夜擎所賣茗器。自
牖飛去。

鄭當時素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

日先... 長安... 諸部... 請... 謝... 賓... 客... 夜... 以... 繼...
知友皆天下... 有名... 上...

在座蒙飲。見杯中有蛇影。意惡之。而有疾。十...
廳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也。乃去。所以...
仍令坐舊處。與飲。杯中乃弓影。遂愈。
後漢趙咨。守東海。人遺以雙魚。敬二歲。不盡。以...
檢化俗。



